

传薪有斯人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

李 卉 陈星灿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传薪有斯人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2008年11月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传薪有斯人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

李 卉 陈星灿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 / 李卉，陈星灿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

ISBN 7-108-02328-8

I. 传... II. ①李...②陈...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②古人类学-研究-中国 IV. ①I267.5②Q9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293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海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 数 230 千字 插图 20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张光直作品系列

中国青铜时代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考古人类学随笔

番薯人的故事

* * * * *

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前言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张光直这五位先生，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

李济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人所从事的科学田野考古学，自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开始。1928年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上，终其一生未曾改变。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之后，他又在台湾大学开办考古人类学系，凌纯声、高去寻都是该系的教授，而张光直则是该系成立之后入学的第一批本科生。

凌纯声192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旋即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研究员（1933年转入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前往东北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中国学者从事民族学科学田野调查的开始。1934年因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上下册，六九四页，插图三百三十二幅）而一举成名。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后，他差不多以一己之力，于1955年创立民族学研究所，并主持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各地土著文化的比较研究，发表大量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高去寻1934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旋即入李济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安阳侯家庄殷王陵。史语所迁台后，他几乎摒弃

了个人的研究，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辑补梁思永先生侯家庄王陵发掘不足 20 万字的报告初稿上，到他 1991 年病逝，已经出版的侯家庄报告达七本之多，而且全部都是用辑补的字样印行。高去寻的人品风范于此可见一斑。他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终其一生，也以安阳殷墟的考古享誉国际考古学界。

夏鼐 1935 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战火纷飞的 1941 年回到祖国。此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1949 年他没有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而是选择留在大陆，并主持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进步，与夏鼐的努力密不可分，他是海峡此岸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个人的研究除史前考古外，在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其所达到的国际影响也后来居上。

张光直 1954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1955 年秋入哈佛大学深造。1960 年毕业后即留在美国发展，在中国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他搭建起中西方考古学界交流的桥梁，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纳入到西方考古学的语境和体系中去，为此奋斗一生。他一生任教美国两所最知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培育英才无数，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都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我生也晚，没有机会一睹前四位先生的风采。但是，与张光直先生却有差不多十年的交往，通过他我也多多少少得闻前四位先生的轶闻趣事。如今得读五位先生的通信集，如同站在客厅的一角，默默地听他们对话，那情景是非常有趣的：

李济对张光直是慈父一般，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幅张光直站在李济后面的照片一样。他虽然很慈祥，但也很严厉。张光直真的是把李济看成父亲一样，他尊敬他、崇拜他，但也有点怕他。

凌纯声虽然不是考古学家，但他对张光直的影响不亚于李济。他较张年长三十一岁，但是他没有李济的威严，对张从来都是称兄道弟，他的意见和建议也总是含蓄、委婉；他有长者的风范，更有手足一样的亲情。如果勉强比喻，也许可以把凌看成张的叔叔，叔侄的关系，有父子的亲情，却没有父子的礼数。

高去寻是张光直自称和他最亲近的一位老师。用张的话说，是良师，也是无话不说的益友。按年龄，高长张二十二岁，但是高平易近人，不惟对张一人如此，对他人也是这样。高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所以张虽然对高非常尊敬，但高和张的关系，毋宁说更像兄弟。

夏鼐长张光直二十一岁。张在1975年回大陆之前，没有见过夏鼐一面，但是对夏仰慕已久。所以自1973年第一封通信始，对夏始终以师礼待之。他们的通信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所以那个时候的夏鼐脸孔绷得紧紧的，甚至一脸苦相，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当年的自己一样。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夏对张的称呼变了，关系密切了。虽然夏不曾做过张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夏最后致张的信，竟然是澄清自己生平的某些细节，请张为自己身后写生平之用。此情此境，令人伤感。

中国考古人类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门科学，但是比较而言，也是口述历史最少和学科史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种。这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代表着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和壮大，因此这本通信集的内容，虽然只是八十年来中国考古人类学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甚至某一个片段的写照——前三位先生的来信，多写在张光直的留美求学时代和工作初期，跟夏的通信已在张成名之后——却因为写信人不同凡响的学术地位，反映了中国第一二代考古人类学家的思想、情感、研究取向和生存状态，张光直的成长之路也可在同这些先生们的通信中显现出来，因而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出版这部书信集，是读者之福，更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幸事。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和夏鼐的来信，完好地保存在张光直的家中或办公室里。张光直写给夏鼐的信，也因为复印机的恩赐而得以保存复印件。张光直去世后，他的夫人李卉清理张光直的遗物，把这些信件一一翻检出来，准备捐献给波士顿大学的东亚考古文化和历史国际研究中心。李卉是195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同是李济、凌纯声和高去寻的学生，对先生们的大师风范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如今由她把这些珍贵的通信整理出来，奉献给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学子和广大的读者，是我们尤其需要感谢的。

出版在即，拉杂书此，以为读者向导。

陈星灿

2003年11月2日夜于

河南偃师灰嘴考古工地

致 谢

本通信集的编辑，得到许多友人的帮助。我们特别感谢李光谟先生、夏正楷先生、高蓝萍女士的慷慨支持。波士顿大学东亚考古文化和历史国际研究中心的慕容捷 (Robert E. Murowchick) 先生提供了部分藏在该中心的信件和照片。许倬云、黄伟嘉、张伯赓 (Julian P. Chang)、张仲琪 (Nora C. Chang)、郭晓晖、马思中 (Magnus Fiskesjö)、邓聪、杨晓能、杜德兰 (Alain Thote)、李润权、高德 (David Cohen)、谢礼晔、李永迪、臧东升、Frankie Hoff、Timothy Connor、黄晓芬、方燕明、陈起等先生、女士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本通信集的编辑、出版出过力，均此致谢。北京三联书店的孙晓林女士为本通信集的出版，奔走策划，是我们尤其需要致谢的。

凡例

- 1、这书信集由编者据信函原件或复印件辑录整理而成。编排方式采用以通信人为单位，同一人的书信按时间先后排列。
- 2、除夏鼐先生的几封打字信之外，所有通信几乎都用繁体字书写，亦有采用竖排自上而下书写者，现均改为简体横排。
- 3、原函偶有笔误之处酌予订正。改正错字加〔 〕，增补脱字加〈 〉，衍文加[]，字迹不清或不易辨认之处，在其后加(?)以示谨慎；但写信人也有用()写补充说明的，因易于判断，不另注明。至于那哪、做作、分份、他它、的地得等字时有混用者，均按现行用字酌予统一。
- 4、通信人各有自己习用的行款格式和标点符号，亦有通篇不施标点者，本书依现行标点方法酌予增、改；行款格式适当统一，取消空格、提行等格式；着重号为写信人所加，均一仍其旧。
- 5、原函中的地名与今译不同者，均一仍其旧，不作更改。通信人有自己的省略写法，如民族所写成民所等等，因可从上下文明白文意，故不另加说明。
- 6、为方便读者，编者对通信中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字号、地名和著作名等酌加注释；注释中人物籍贯不明者，以出生地代替；注释中提到的人物著作多有与他人合著者，不另加注明。

目 录

- 1 前 言
- 1 致 谢
- 1 凡 例

- 1 李济致张光直 (34 通, 1954—1968 年)
- 47 凌纯声致张光直 (58 通, 1955—1971 年)
- 115 高去寻致张光直 (21 通, 1955—1961 年)
- 169 夏鼐致张光直 (46 通, 1974—1985 年)
- 235 张光直致夏鼐 (33 通, 1973—1985 年)

- 281 人名索引

李济致张光直

(1954—1968 年)



一、1954年9月22日 台北—台中

光直：

得到你八月十六号寄来的信^{〔1〕}，读后颇有所感，我相信你是一个能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天资固然卓越，努力亦不后人；更难得的是你确有这一志趣。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能；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一年军训于身体是最有益的，望你自重自爱，保护自己的身体。我的出国期尚未确定，护照尚未到手，专此，并问

〔1〕时张光直已经从台湾大学毕业，1954年9月往凤山报到，接受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班第三期训练。

学祺

李济谨白 九月廿二日

二、1955年5月9日 西雅图—台北

光直仁棣：

连接了你的两封信，知道哈佛给了你一年的奖学金，并给路费，而你因为种种关系，要求迟半年报到未蒙允准。据我看，最好是按时到。你原来的请求，是下一学年的奖学金（这一点，我当然不十分觉得是否如此），就算不是，给钱的人定了时候，受钱的人最好不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若是谈不拢，吃亏的还是你，我不知我们的政府定的是些什么规矩，譬如，你的军训，究竟什么时间完？去年出洋的学生一大堆，是否都没赶上？我的印象似乎是并不是如此，我回国前没有再到东方的计划；这一点，我恐怕不能为力，切莫希望我可以帮助你，希望你小心地处理，不要把机会错过了。余再谈。专此，并问近好

请代询李卉小姐^[1]我最近（三月底及四月）寄的几批书，她收到没有？收到多少，芮先生^[2]给我的信没提，甚以为念。

五月九日 李济白

[1] 时李卉已经离开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图书室，到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筹备处工作。

[2] 芮逸夫（1898—1990），江苏溧阳人。文化人类学家，著有《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主编《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汇编之部》。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

三、1955年11月26日 台北—剑桥

光直仁棣：

近数周，常想给你写一封信，安慰你同时也要答复你的几个问题。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尊人^[1]的噩耗时，我就预备写一封信；我知道这是你一件最挂怀的事，以你的天性笃厚，听到这一消息自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告诉李卉亲切地处理。但那时，她告诉我说，家庭中尚未决定是否即时向你通知；所以我也就没有冒昧写我的信。决定了以后，我又因为他事耽搁了。这自然是一件很伤心的事，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把你的孝思移在学问方面，继父之志，我国称为达孝。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我告诉了 Movius 先生^[2]，要他训练你，同训练其他美国学生一样；不要把你当外国学生而加以优待，事实上，这种优待，往往就是歧视。你大概也会了解的。

黑贝是我在安阳的发现；我记得 Evans^[3]在他的 Minoan 的报告曾提到，但此次到克里〈特〉岛竟没看见；问了一位在雅典住了四十余年的美国考古家也不知道。哈佛现在教希腊考古学的是谁？何

[1]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1955年11月3日在台北去世，终年54岁。张我军（1902—1955），台湾台北板桥人。作家、翻译家，著有《乱都之恋》、《张我军诗文集》等。

[2] Hallam L. Movius Jr. (1907—1987)，美国考古学家。时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3] Authur Evans (1851—1941)，英国考古学家。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 (Minoans) 文明的发现者。